



数字化律所“长”啥样怎么用

记者调查律所数字化转型之路

调查动机

最近几年来,一批律师事务所积极探索数字化之路,数字化律所、云端律所等成为行业热词。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同时,因律所对线上协同办公的需求,也一定程度上加速推动了律所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数字化律所“长”什么样?律师如何通过数字化律所办公和服务群众?推进数字化律所有哪些困难需要破解?带着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 不管是用户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字化”融入发展战略,还是司法层面,互联网法院、云端法院的出现,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技术的发展完善等,都在助推律所数字化转型
- 是通过自主研发相关的技术,还是通过和第三方法律科技公司合作共同推进数字化,是不少律所在探索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 许多律所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如何实现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一感觉是更有“科技感”。

一进入盈科律所北京总部正大中心24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数据可视化大屏,上面实时更新着案件量、案件类别、客户类型、签约动态等多项数据。盈科所北京总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可以将这块大屏看作盈科律所数智化的一个窗口,除北京外,盈科全国各地分所前台都有这样一块大屏,目的就是让各地分所不仅了解自己的情况,还能了解全国的整体情况。

除大屏外,在像银行柜台一样的客户服务中心,有包含数万本书籍的“盈科书香”法律科技产品和App,在彰显数字智能的同时也给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每张桌子上摆放着“盈预约”二维码,记者尝试扫码下单功能,几分钟后智能机器人便将咖啡送到了门口。

因特律所主任肖云认为,真正的数字化律所是指依托律所内部强大的数智化互联网工具平台,支持律师实现自由办公,包括居家办公、途中办公、度假办公,能够随时随地、24小时不受限制地解决客户需求。

现律所管理和律师业务的全部工作流程一网通办。

“在这个平台,能够实现立案申请、利冲审查、协议签订、文书盖章、案件办理、费用结算、结案归档以及同事之间的沟通交流、业务合作、案件研讨、专家论证等事项的线上化、远程化、数字化、智能化。”栾珊说。

如何判断一家律所是否完成数字化转型?

在孙在辰看来,成功与否,可以从律所与律所成员的在线化、客户的在线化、营销的在线化等程度来判断,“可以说,数字化律所既偏重在线化升级的过程,又代表着在线化的最终系统集成结果”。

未来预期 破解难题实现共赢

新兴事物的发展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律所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惑或难题。

在李磊看来,律所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难题是“认识不足”:律所管理者认识不足,律所管理者普遍是律师出身,整体年龄偏大,且律所一般采取合伙人制度,很难做到统一认识,难以接纳这种创新型的管理模式;律师认识不足,律师主要以做业务为本职工作,与律所并非紧密的雇佣关系,很多人只需要律所在其开展业务过程中提供便利,并不在乎律所是否实行数字化管理。

是通过自主研发相关的技术,还是通过和第三方法律科技公司合作,共同推进数字化,是不少律所在探索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肖云认为,对于律所而言,其主要的使命是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法律服务,而如何运用信息技术赋能律所,为律所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还是需要借助专业法律科技公司的力量,独行快,众行远,因律所将继续以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理念,不断深化同各类法律科技公司的战略合作,持之以恒探索律所数字化转型之路。

实际上,每家律所的运营模式不同,无法互相套用,数字化转型需要律所根据自身情况及发展方向量身定制。

盈科所工作人员介绍,在律所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首先要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对数据的处理,挖掘出盈科律所近十年产生的数以百万计的电子化数据中的有效数据;其次要保证各个环节流程的透明化、数字化,形成跨职能、跨领域、跨团队沟通协作的局面。这需要提供较多的可视化、可控化的工具,保障案源和业务及时到律师手里,让律师乐意使用系统,习惯数字化乃至数智化带来的便捷以及市场驱动力。

据了解,美国云端律所FisherBroyles的管理和运营靠一个叫做Directlaw的云端平台软件完成。当客户“下单”时,律所通过Directlaw系统来调配律师。由于没有实体办公场所,FisherBroyles的运营成本较低,往往能够给客户提供更优质性价比的法律服务。除FisherBroyles外,国外还有许多依托数字化系统打造的数字化律所。

李磊认为,上述模式可以部分借鉴。“我国的律所在数字化转型中,需要在运营管理、组织变革、技术加持、职业培训等方面进行调整提升。线上线下,法律加科技、平台和技术,这些都是数字化律所的基础设施,业务数字化后,可以将中小型律所整合到基础设施上,重塑组织形态。”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许多律所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如何实现让所有老百姓打得起官司,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栾珊说,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行公共法律服务,各地都在积极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因特所和全体律师将借助数字化优势,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盈科所正筹备设立乡村振兴法律服务中心,从青岛起步,推向全国,通过构建数智化律所,让法律服务直接进村,见屏如面,让数智化法律全面助力乡村发展。

王明珠说,瀛和布局的数字化律所80%以上为县城律所,未来将布局上千家,通过庞大的数字化律所网络实现对县镇乡村法律服务的广泛覆盖。

漫画/高岳

大庆人民法庭星级服务如何打造

铁人基因融入法庭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崔东凯 张冲

“今年多开垦一根茎,明年多推出半亩荒。”近年来,随着土地确权的进行,多占集体土地的现象逐渐浮出水面,多占又不缴承包费的问题成为村民与村集体间的突出矛盾。

面对这一问题,基层党委政府颇为头疼。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人民法院花园人民法庭主动作为,通过法律手段化解矛盾、解决纠纷,成为一座挺在矛盾最前沿的解纷桥梁。

这是大庆市着力打造人民法庭星级服务的一个缩影。

大庆是因油而生的资源型城市,是铁人精神的诞生地。2015年,大庆被评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成为黑龙江省唯一一个全市整体申报成功的地级市。近年来,针对农业农村出现的突出问题,大庆市两级法院把传承弘扬铁人精神融入人民法庭建设中,将护航绿色发展、助推乡村振兴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在行动上,收到积极成效。

干警下沉村屯 现场释法析理

“有肉烂在自家锅里,国家的土地也没让外人种。”林甸县花园镇镇长张新勇说,老百姓这句大白话看似有道理,但多占土地损害的是村集体的利益。

“多占地确权的本质是对村民现有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以外的土地进行确权,处理好此问题,不但有利于平息村民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矛盾,也为惠农农业政策落地打下基础,让乡村振兴战略在法治的环境下更好实施。”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委张润柏介绍说,大庆市中院从各人民法庭抽调精干力量组织专班,对多占地确权案件进行巡回办理、专项推进。

专班干警下沉村屯,深入农户巡回办案,对村民关心的“多占地面积收费是否合法”“交费可以享受什么政策”等问题现场释法析理,有效开展政策解读,加速矛盾化解。

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巴彦查干乡村民老白憨笑道:“还是法官讲得明白,这费用该交,交了费土地就确权了,以后再有好的政策,这块地也能享受到了。”

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连环湖人民法庭,胡吉吐莫人民法庭仅一周就巡回办案、现场调解土地确权纠纷262件。该院院长刘震说:“今后将继续加大释法析理及政策解读宣讲的力度、深度和广度,确保专班工作覆盖全县5镇6乡79个行政村。”

在下村入户宣讲政策、化解矛盾的基础上,人民法庭还积极为基层党委政府加强农村集体被多占土地的管理提供法律服务。

林甸县花园镇党委书记李兴龙介绍,花园人民法庭帮助镇委出谋划策,明确竞价发包、上打租(先交钱后种地),以及30%用于偿还历史陈欠、70%用于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多占地收费分配“三七法”,仅2020年花园镇承包田多占地收费就达176.7万元,机动地多占地收费达502万元,在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司法智慧”,作出了“司法贡献”。

服务因地制宜 助推产业发展

大庆市两级法院坚持把人民法庭建设放入转型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紧密结合人民法庭辖区地域优势、文化传统、发展特点,找准服务大局重点,创新服务大局举措。

法官对法治社会建设作用之大,林甸县众畔畜牧总经理于守龙深有感触。他向记者回忆起两年前的遭遇:林甸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委、县政府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大力实施“托牛入场”扶贫模式。2019年9月,林甸县15家奶牛养殖企业向林甸县法院提出仲裁前财产保全申请,诉称其通过北京某公司代理购买的5000头奶牛运至河北省黄骅市时,因代购公司人事变动、经济纠纷,农场拒绝按协议约定交付奶牛。

扶贫项目不能有半点闪失,时任林甸县人民法院花园人民法庭庭长的陈晖率领法律团队连夜赶赴河北黄骅,妥善对争议奶牛进行保全。经过9天的协商交涉,最终将奶牛全部安全运回林甸县。

张润柏说,大庆市两级法院紧扣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历史性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后的新任务新要求,指导人民法庭以司法手段服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肇源县人民法院茂兴人民法庭结合辖区自然资源丰富,农林牧渔并举的特点,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共享状态、发展常态“三态良乡”司法品牌。在走访黑龙江鹅香久食品有限公司时,茂兴人民法庭了解到该企业经营状况不景气,主要原因是大鹅养殖效益下滑,养殖户积极性降低,大鹅供应环节出现问题。法官结合法律政策,司法经验出谋划策,建议企业与养殖户签订定向养殖收购合同,采取向养殖户发放养殖扶持金、派出专家团队指导等方式,运用企业优势扶持养殖户,并协助企业拟定合同,为企业与养殖户的合作提供司法助力。

在茂兴人民法庭指导下,该企业制定合作计划,与30家养殖户签订养殖收购合同,发放养殖扶持资金20万元,如果鹅苗全部成活出栏并被企业收购,企业盈利预计达400万元。

参与基层治理 深化多元解纷

2021年7月,家住肇源县福兴乡永兴村的刘某因土地相邻权纠纷与邻居产生了矛盾,本打算到肇源县人民法院三站人民法庭提起诉讼,考虑自己家到三站镇有百公里的距离,心里不禁打起了“退堂鼓”。

但村长告诉他,三站人民法庭在辖区各个村屯都设立了调解站。刘某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调解站,在人民调解员小张的帮助下,按照“网格+联动”调解流程,通过人民调解平台在线联系三站人民法庭庭长高捍东,经过法官远程释法明理和人民调解员耐心调解,刘某与邻居解决了矛盾,达成了和解协议。刘某还向三站人民法庭申请了司法确认,用法律文书进一步保障自己的利益。

刘某高兴地说:“我这案子要是到镇里去立案,路上就得小半天,现在方便了,有了调解站,还有远程调解,前前后后才用了1个小时,既解决了纠纷,又节约了时间,还有法律文书保障,真是一举三得。”

“三站人民法庭努力打造‘耕+和’涉农调解特色品牌,肇源县法院以三站人民法庭为试点,在大庆率先完成了多元解纷触角的村屯级建设。”高捍东介绍说,目前三站人民法庭的调解网络已全面覆盖辖区30个行政村,145个自然屯,通过信息联动处置纠纷103起,达成调解协议,当场履行金额157.7万元。

大庆法院人民法庭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进多元解纷机制建设,大同区人民法院林源人民法庭“村屯棚调解室”,杜尔伯特县人民法院连环湖人民法庭“安达蒙语调解室”“旅游调解室”,肇源县人民法院新站人民法庭“商贸物流调解室”等特色调解室纷纷挂牌,不断加强与社区、乡镇、村屯、企业的诉调对接,及时高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切实增强了乡村基层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陈磊

“您刚刚在案源广场领取了案件。”伴随着消息提醒,吴律师熟练地点开系统,与客户张先生进行视频沟通,并通过系统自带的检索工具迅速生成一份客户需要的大数据报告,张先生对此表示满意。在明确委托事项后,吴律师从系统合同模板库中找出合适的合同文本,在线编辑并发送给张先生查看。在告知风险、收费标准等事项后,吴律师将合同上传,风控部门随即进行合同审查,在确认无利益冲突后,吴律师和张先生在系统中完成电子签约,电子签章等工具在系统中一应俱全。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律所数字化转型之路时,一些律所负责人向记者描绘的未来数字化律所的场景。

为何转型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

今年3月,集数字智能、远程共享办公、全员事业合伙人、无边界等概念于一身的北京因特律师事务所成立。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这是我国首家互联网概念律师事务所。

因特律所主管合伙人栾珊告诉记者,近20年来,规模化已经成为我国律所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但律所的规模化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律所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写字楼高额的租金等成为律所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分摊至客户身上,一些当事人受自身经济条件限制,无力委托律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克服这一弊端,降低运营成本,越来越多的律所酝酿开启数字化转型道路。

近期,瀛和律师机构的成员所和合作所中,数字化律所突破百家。瀛和律师机构创始合伙人、总部负责人孙在辰向记者道出了瀛和急于发展数字化背后的原因。

“在用户层面,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明确将‘数字化’融入发展战略,将来客户数字化将倒逼法律服务数字化;在司法层面,互联网法院、云端法院的出现,开启了全新审判‘云模式’;在技术层面,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创新技术逐渐演变成商业‘基础设施’,商业的底层逻辑已经迭代;在律所层面,数字经济促使律所的扩张最终将通过发展数字化律所,诞生大平台、小团队的律

师组织新模式进行;在政策层面,今年‘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在孙在辰看来,对律师行业而言,拥抱数字化势在必行。

在2019年盈科律师事务所成立十八周年庆典上,《盈科专业化建设白皮书》发布,标志着盈科律所由数字化之路进入数智化阶段。

盈科律所工作人员介绍说,数字化转型最大意义在于将原来不可预见及相互不透明的内容,变得可见、透明,实现管理有依据、服务有标准、风险可预警;利用数字资源提高法律检索及调研效率,帮助律师更方便、快捷、高效地处理各类法律事务;数字化律所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科学管理的精华,通过平台化、数智化、产品化、一体化的科学管理理念,能够满足客户在各个法律领域、全球范围的法律服务需求。

如何转型 互联融合赋能业务

数字化律所应该“长”啥样?是装修风格充满科技感,还是所里摆放着各种法律科技产品?

带着各种猜想,记者近日来到瀛和律师机构北京总部。走进总部律所,记者发现这里和一般的律所并没有什么不同,在询问有没有能够展示、体现数字化律所的法律产品时,瀛和律师机构数字化项目负责人王明珠指了指办公桌上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手上的手机说:“这就是了。”

她打开电脑,点击一款数字化法律服务系统,上面包含大数据检索、运营管理系统、审批系统等多项功能,不管是律师、律所主任还是风控部门,需要的信息都能在上面找到。

记者在系统里输入某企业名称并加上多组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在“点下生成大数据报告”按键十几秒后,一份可视化大数据报告便新鲜出炉了。王明珠笑言:“有的企业客户看到这份报告,觉得我们比企业更了解他们。”

与瀛和相比,盈科所北京总部给人的第

法和科技创始人李磊告诉记者,首先要对数字化、信息化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信息化是搭建于互联网尚未高速发展的时期,比如企业OA(办公自动化)、ERP(企业资源计划)系统,解决的是管理协同与效率问题。数字化本质是数据化,即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基础上,打通整个业务流程与‘部门墙’,使数据在企业内、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流动’,并通过数据分析、互联与融合,最终实现为业务赋能。”

“所以,我认为数字化律所的定义,是基于数字化产品,建立数据流动、数据分析能力,进而实现组织创新、人才创新、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的律所。”李磊说。

转型进展 足不出户开展业务

数字化律所的发展,离不开科技手段或数字化工具的支撑。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涌现出一批各具特色的线上法律服务平台,助力律所通过云端办公跟进客户、办理案件、在线签约等,足不出户开展业务。

今年5月,盈科数字化律所推出律师在线平台,通过移动端轻应用、融媒体视频号以及智能律所物联网等不同的端口,实现客户与律师的一对一对面视频咨询、电话咨询、图文咨询等;客户诉求通过AI智能按地域、细分专业领域实时轮询;同时引入人工智能“云小律”,解决对重复问题的解答,以此全力打造“全球一小时法律服务圈”。

栾珊说,一家真正的数字化律所的内网办公平台要能够为律师提供众多数智化工具。为此,因特所与科技公司深度合作,定制“因特律师”版智慧内网办公系统,力求实